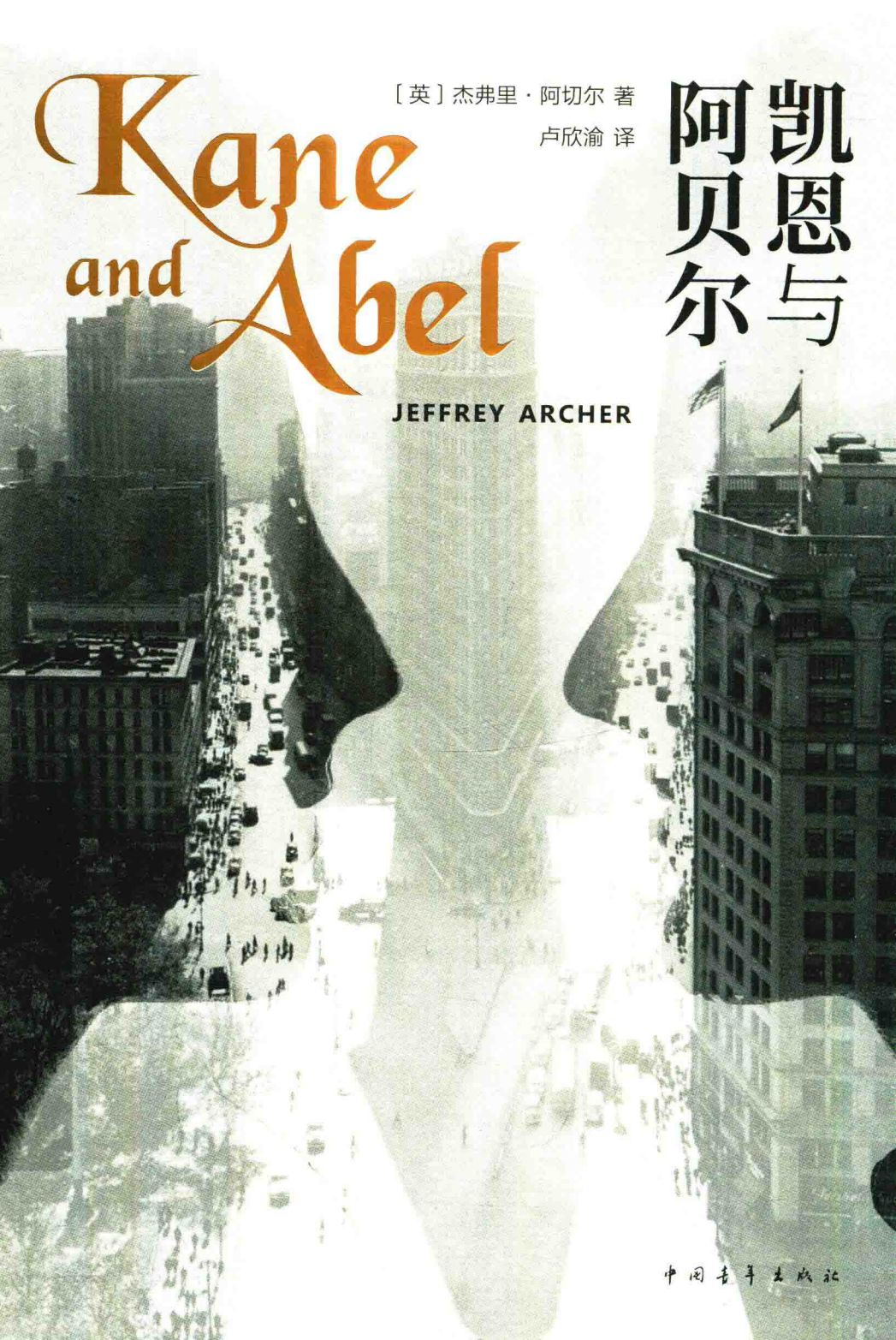
Kane and Abel

[英] 杰弗里·阿切尔 著
卢欣渝 译

凯恩与阿贝尔

JEFFREY ARCHER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凯恩与阿贝尔

Kane and Abel

[英] 杰弗里·阿切尔 著
卢欣渝 译

JEFFREY ARCHER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（京）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凯恩与阿贝尔 /（英）杰弗里·阿切尔著；卢欣渝译. -- 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9.4

书名原文: KANE AND ABEL

ISBN 978-7-5153-5532-0

Ⅰ. ①凯… Ⅱ. ①杰… ②卢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Ⅳ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050293号

First Published 1979 by Hodder & Stoughton Ltd. This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2009 by Macmillan, an imprint of Pan Macmillan Ltd.

Copyright © Jeffrey Archer 1979, 2009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8-6903

责任编辑：李文华

装帧设计：周伟伟

出版发行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　　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

网　　址：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：（010）57350504

门市部电话：（010）57350370

印　　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
开　　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印　　张：20

版　　次：2019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　　次：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　　价：75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57350337

第一部

1906—1923

1

时间：1906年4月18日

地点：波兰，斯洛尼姆

随着女人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惨叫声停了下来；紧接着，响起了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号。

树林里有个小男孩，他正在打野兔，他的一双耳朵能分辨各种声音。不过，小男孩始终也没弄明白，让他突然警觉的究竟是女人的最后一声惨叫，还是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号。当时，小男孩隐隐约约觉着，他面临着某种危险，因而，他猛地转过身，瞪大双眼，搜寻着四周。不远处显然有个处于痛苦中的动物。小男孩以前从未遇到过能发出那种惨叫声的动物，所以，他小心翼翼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。这时，惨叫声已经变成呜呜的哀号。在小男孩认识的动物里，没有一种动物能发出那样的声音。小男孩希望，那是个小动物，以便一下子干掉它；真要是那样，桌子上的晚餐就不仅仅是兔子肉了。

小男孩轻手轻脚地向河畔靠拢过去，不同寻常的声音正是从那个方向飘过来的。他从一棵树后边躲闪到另一棵树后边，用肩胛骨抵住每棵树粗糙的外皮，以便感到自己实实在在倚靠着某种东西。他始终牢记着父亲的教导：打猎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停留在空地上。他来到树林边缘，往河谷方向望去，从他所在的位置，可以一眼看到河边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有点明白，声音是一只不寻常的动物发出的。小男孩猫着腰，继续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靠拢。他已经来到没有任何藏身处的空旷地带。

这时候，小男孩看见，一个女人正躺在地上，她的裙子缠在腰部，两条光腿叉开着。小男孩以前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像那样躺在地上。他赶紧跑到女人身边，低下头看着女人的肚子，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恐惧。他不敢伸手去碰女人。女人的两腿之间躺着一个浑身沾满鲜血的、粉红色的小动物，小动物身上有一条绳子样的东西和女人连在一起。小男孩丢下刚刚逮住的几只兔子，在小动物旁边跪下来。

小男孩惊恐地瞪着眼睛，长久地注视着小动物。后来，他调转头看了看女人的身子，马上又后悔不该那么做。女人的身子早已冻成青紫色。对这个打野兔的孩子来说，女人干瘦的、年轻的面庞反倒像中年妇女的脸。用不着别人告诉，这孩子也知道，女人已经死了。小男孩伸手从女人两腿之间的草地上抱起那个黏糊糊的小肉团。如果事后有人问，当初他为什么那么做，小男孩一定会说，因为他担心，那小动物也许会用指甲把自己皱巴巴的脸皮抓破。事实上，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。

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绳子相连。几天前，小男孩曾经亲眼看见一只小羊羔出生的全过程。小男孩使劲回想着当时的情景。想起来啦，牧羊人当时都做了些什么，他依稀还记得。不过，眼前是个孩子，他下得了手吗？呜呜的哀号突然停了下来，小男孩觉着，他必须马上做点什么。他有一把剥兔子皮的小刀，犹豫片刻后，他从刀鞘里抽出小刀，在袖子上蹭了蹭，然后贴着孩子的肚皮把绳子割断了。立刻有鲜红的血从两个断口汩汩地涌出来。小羊羔生下来后，牧羊人做什么来着？为了止血，他在绳子上系了个疙瘩。没错儿，绝对没错儿！小男孩随手从地上拔出一根细长的小草，赶紧在断口下边用小草匆匆打了个结。然后，小男孩双手抱住

孩子，那孩子再次哀号起来。小男孩慢慢站起来，他只好丢下3只死兔子和刚刚生下孩子的死女人不管了。离开女人前，小男孩把女人的两条腿并拢，然后把女人的裙子拉到膝盖处，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。

“神圣的主啊！”小男孩大声念叨了一句。每当他做完一件特别好的事或特别坏的事，他总会这样念叨一遍。不过，当时他无法确定，刚刚做完的事到底属于哪一种。

小男孩向自家的小房子跑去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个时候，母亲肯定正在家里准备晚餐，其他东西全都备齐，只等他把兔子带回家下锅了。眼下母亲肯定正在猜测，今天他逮住了几只兔子。8口之家，至少需要3只兔子。有时候，小男孩也能逮住从男爵的领地上跑出来的野鸭、野鹅、野鸡什么的。他父亲每天都在男爵的领地上干活。不过，今晚他逮住的却是一只完全不同的动物。

小猎手紧紧地抱着猎物，来到小房子跟前。他不敢腾出手推门，因而，他抬起没穿鞋的光脚，对着门踹起来，一直踹到母亲把门拉开。小猎手默默地把怀里的孩子捧到母亲面前，可是，母亲没有马上伸手接那小东西。她一只手捂着嘴，呆怔怔地站着没动，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情景。

“神圣的主啊！”母亲念叨了一句，然后在胸前划了个十字。小猎手看着母亲的脸，他想知道，母亲的脸表达的是快乐还是愤怒。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温柔，一种这孩子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温柔。小猎手立刻明白了，自己肯定是做了件好事。

“是个小男孩儿啊。”母亲说着伸出双手，把孩子接了过去，然后又问：“在哪儿捡的？”

“在河边儿，妈妈。”小猎手答。

“他母亲呢？”

“死啦。”

母亲又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。

“快点儿，赶紧去找你爸，把这里的事告诉他。他会在领地上找到乌尔苏拉·沃依纳克。你先把他俩领到孩子他母亲那儿，过后别忘了把他俩领到我这儿。”

小男孩在裤子两侧蹭了蹭双手。让他觉着宽慰的是，幸亏刚才没把这滑溜溜的小东西丢下不管。然后，他跑开找父亲去了。

母亲用一个肩膀顶住门，把门合上了。母亲喊来老大弗洛伦蒂娜，让弗洛伦蒂娜在火上坐了一壶水。母亲坐到木凳上，解开围裙，把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小婴儿皱巴巴的小嘴里。母亲只好委屈刚刚出生6个月的小女儿索菲娅了，今晚女儿不会有奶吃了。不仅如此，其实，全家人都没饭吃了。

“干吗要这么做？”母亲自言自语着，然后用披肩把怀里的孩子裹起来。“可怜的小耗子肯定活不到明天一早。”

一个时辰过后，接生婆乌尔苏拉·沃依纳克赶了过来，母亲没敢把刚才的话念叨给对方。老接生婆给小家伙洗了身子，然后把扭曲的脐带重新结扎好。父亲站在敞口的火炉一侧，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母亲絮絮叨叨地吐出一句古老的波兰谚语：“登门的不速之客会把上帝领进家门。”

她男人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让他死尿去吧，咱们的孩子还不够多啊！”

母亲假装没听见，她轻轻地抚摸着婴儿的头发。那头发稀稀拉拉，颜色倒是挺深。

母亲问："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"

男人耸了耸肩膀，说："起名字有什么用？就让他没姓没名进坟墓算了。"

2

时间：1906年4月18日

地点：美国马萨诸塞州，波士顿市

医生攥紧新生儿的两个脚踝，倒提起孩子，在孩子屁股上拍了一巴掌。婴儿哇地哭出了声。

这里是美国麻省波士顿市的麻省总医院，这家医院的主要宗旨是为患富贵病的人服务。不过，医院偶尔也会网开一面，为富贵人家接生后代。在这家医院，前来生孩子的母亲们极少惨叫，绝不会穿着衣服生孩子。

产房外，一位青年男子正在来回踱步。产房里，两位妇科医生和一位家庭医生正守护在产妇身边。产房外的准父亲绝不会让他的第一个孩子冒任何风险。由于亲临孩子出生现场，作为旁观者和见证人，两位妇科医生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。其中一位妇科医生白大褂里的行头是一身晚礼服。他原计划前去参加一个晚会，眼下时间已过，不过，他说什么都不会放弃这次特殊的接生。早些时候，3位医生曾经用抽签方式决定由谁接生这个孩子，最终结果为，家庭医生麦肯泽尔中签。走廊里，来回踱步的准父亲一直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：医生是个可靠的人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

青年男子没有任何理由为孩子的出生担惊受怕。一清早，车夫罗伯兹已经用豪华马车将他夫人安妮送进医院。医生早已算准日子，今天是安妮怀孕第9个月第28天。早餐过后，安妮即感到腹中下坠。当时，青年男子被告知，当天的银行业务结束后，孩子才会降生。这位父亲是个严守时刻的人，因而他认为，孩子的出生没有理由打乱他井然有序的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无法让自己停止踱步。护士们和医生们知道他在医院里，路过他身边时，人们都会匆匆而过，同时还会压低声音说话，直到走出他的听力范围，人们才敢提高嗓门说话。人们一向如此对待这位青年男子，因而他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。医院里的绝大多数人从未亲眼见过他，不过，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。如果生下个儿子——青年男子从来没想过生女孩的事，这样的想法一秒钟都没在他头脑里出现过——他就会出资修建这家医院急需的儿科大楼。他祖父曾经为当地修建一座图书馆，他父亲修建的是一所学校。

满怀期待的父亲展开《波士顿晚报》读起来，这种时候，他根本无心搞清楚报纸上文字的含义。他心里有点忐忑，甚至还有点生气。他们（除了自己，他把所有人都当作“他们”）可能根本不想知道，他的第一个孩子必须是男孩，这何其重要。因为，唯有男孩才可能有朝一日接替他成为银行总裁和董事长。他翻开《晚报》的体育版，上面的消息称，波士顿红袜棒球队击败了纽约高地人棒球队——其他人肯定会为这件事庆贺一番。接着，他注意到头版的标题：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地震，旧金山已成一片瓦砾，至少400人丧生——其他人肯定会哀悼罹难者。他憎恨这些消息，因为，这些消息会让他儿子出生的消息的影响力大打折扣。人们应当记住，这一天除了球赛和地震，还发生过其他重要的事情。

他翻开报纸的金融版，查看了一下股市行情：股票下跌了几个点；妈的，这次地震让他在银行里拥有的股份损失了近10万美元。由于他在银行的个人财富早已超过1600万美元，一次加利福尼亚州大地震造成的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！总之，仅仅依靠这1600万滚出利息带来复利，青年男子这辈子已然可以过得非常安逸。所以，他永远不会动用这1600万。虽然儿子尚未出世，这钱已经留给儿子了。青年男子不停地来回踱步，他在假装阅读《晚报》。

身穿晚礼服的妇科医生推开产房大门，走了出来，他是来报信的。他觉着，非常有必要为即将到手的优厚酬金做点什么，不仅如此，他的行头也让他成为最适合宣布消息的人。两个男人互相对视了一会儿，医生感到一丝忐忑，但是，他不想在这位做父亲的面前表现出这一点。

医生说："恭喜你，先生，恭贺你喜添贵子，一个漂亮的小男孩。"

人们恭喜新生儿的话怎么会这么庸俗！这是做父亲的头脑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。为什么偏偏要用"小"字？这时，他突然醒悟到，刚刚听到的是个喜讯——他有儿子了！接着，他又想到了感谢上帝，可是，以前他从未信过上帝。妇科医生斗胆提出个问题，打破了难堪的沉默。

医生问："你是否想好了孩子的名字？"

做父亲的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："威廉·劳威尔·凯恩。"

3

孩子的到来，在全家人里引起了躁动。几个时辰过后，躁动终于平息了。母亲海莱娜·科斯基维奇仍然怀抱着孩子，其他人早已沉入梦乡，她却依然没睡。海莱娜相信生命，并以生育9个孩子证明这一点。9个孩子里，有3个夭折于婴儿期，不过，她从未轻言放弃任何一个孩子。

如今，海莱娜已经35岁，这让她意识到，生育能力曾经非常旺盛的亚西奥再也不会给她添儿育女了，是上帝给她送来了这个孩子。可以肯定，这孩子最终会活下去。海莱娜思想简单，对她来说，这十分相宜。命运已经注定，她从不会拥有超过维持起码生计的任何东西。由于吃得少，劳累过度，刚刚30出头的她看起来非常显老。她身材清瘦，一头灰发，这辈子从未穿过一件新衣裳，然而，她从未想过抱怨生活。她脸上皱纹特别多，与其说她像个母亲，莫如说更像个祖母。

海莱娜用力挤着自己的两只奶子，将乳晕周围挤出了几个红印，奶头好不容易渗出几滴奶水。在35岁上，人已经走到生命中途，这个时候，人们总该拥有一些值得传世的东西，海莱娜·科斯基维奇总算得到了一个珍贵的东西。

“妈妈最亲的小东西。”海莱娜温情地对孩子念叨着，然后，她把润着乳汁的奶头在孩子噘起的小嘴上蹭了蹭。婴儿嘬奶时，掀开了一双眼睑。终于，母亲身不由己地沉入了深深的梦乡。

亚西奥·科斯基维奇生就一副臃肿的身躯，他头脑愚钝，脸上却长满了值得炫耀的大胡子，不然的话，他整个人就是一副奴才相。清晨5点，亚西奥醒了，这时他才发现，老婆和孩子还睡在摇

椅里。整整一夜过去了，亚西奥一直没意识到，老婆根本没睡在床上。亚西奥俯下身，看了看孩子，感谢上帝，至少这小杂种眼下不再哭闹了。难道他已经死啦？是死，是活，跟亚西奥都扯不上关系，让女人考虑生与死吧！亚西奥的本分是，天一破晓，必须赶到男爵的领地上。他喝了几大口羊奶，然后用袖子抹了抹胡子，一手拿着面包块，一手拎着几副打猎的夹子，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。亚西奥生怕吵醒那孩子，引得他哇哇哭闹起来。他甩开两只脚，朝林子走去，将小外来者抛到了脑后。亚西奥满心以为，今后再也见不着那小杂种了。

第二个走进厨房的是弗洛伦蒂娜。这时，破旧的座钟响了6下，座钟已经好几年没校准了。对于每天只需知道是否到了起床时间或睡觉时间的人们来说，有没有座钟无关紧要。弗洛伦蒂娜每天的活计之一是，给全家人准备早餐。这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，无非是给8口之家每人分1块黑面包和1份羊奶。然而，若想做好这件事，若想做到没人抱怨自己分到的东西比别人少，至少需要具备智者所罗门那样的大智大慧。

第一眼看见弗洛伦蒂娜的人难免会以为，她是个漂亮的、纤弱的、衣衫褴褛的小东西。两年来，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，她没有任何可以替换的衣裳。不过，倘若把弗洛伦蒂娜天身的丽质和她所处的环境分开考虑，人们即可明白，当初亚西奥为什么会爱上她母亲。弗洛伦蒂娜有一头飘逸的、秀美的长发，还有一双闪烁的淡褐色的明眸，这跟她卑微的出身和养育她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弗洛伦蒂娜轻手轻脚地走到摇椅旁边，低头凝视着母亲和小男孩。第一眼看见小男孩时，弗洛伦蒂娜对那孩子已经爱得无法自制了。弗洛伦蒂娜已经8岁，可她从来不曾拥有过娃娃。有一次，她倒

是亲眼看见过一个娃娃，那还是全家人应邀到男爵的城堡里参加圣尼古拉节欢宴时看见的。那时候，弗洛伦蒂娜甚至摸都没敢摸一下那美丽的小东西。现在，弗洛伦蒂娜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非要把这孩子抱进怀里的渴望。她俯下身，把孩子从母亲的怀抱里捧出来。她低头凝视着一双蓝色的小眼睛——多蓝的一双眼睛啊！——同时轻轻地哼起了小曲。感觉到从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到小女孩冰凉的小手里明显的温度变化，孩子放声大哭起来。母亲立刻醒了，她醒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自责：自己怎么就睡着了呢。

“神圣的主啊，他居然还活着！”母亲对弗洛伦蒂娜说，“弗洛夏，你去给弟弟们准备早饭，我再给这孩子喂点儿奶。”

弗洛伦蒂娜心有不甘地把孩子递了回去，她站在一旁，看着母亲再次痛苦地挤着一双奶子。这女孩真有点着魔了。

“快去干活儿呀，弗洛夏。”母亲呵斥道，“家里其他人还等着吃饭呢。”

尽管不情愿，弗洛伦蒂娜只好干活去了。4个弟弟全都睡在阁楼上，他们一个挨一个从阁楼里出来了，他们全都走到母亲身边，吻她的手，以示问候，同时，他们都怀着敬畏的神情注视着新来者。几个孩子最多只具备这样的常识，这家伙不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。这天早上，弗洛伦蒂娜兴奋得忘了吃早饭，几个男孩毫不犹豫地把她那份早饭分吃了，唯有母亲那份饭还留在桌子上。全家人都没注意，那孩子来了以后，母亲没吃过一口东西。

让海莱娜·科斯基维奇放心的是，孩子们个个都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了自理。不用她帮忙或督促，孩子们都会主动喂牲口，给山羊挤奶，到菜园里拾掇蔬菜。

当晚，亚西奥回到家时，海莱娜还没为他备好晚饭。不过，弗

洛伦蒂娜早已从弗兰克——她的弟弟，就是前边说的小猎人——手里接过前一天逮住的3只兔子，她正在剥兔子皮。能够捞到机会做晚饭，弗洛伦蒂娜很为自己骄傲。唯有母亲身体不适的时候，才能轮到弗洛伦蒂娜做饭。而海莱娜·科斯基维奇难得让自己享一次清福。当天，父亲还带回家6个蘑菇和3个土豆：今晚无疑会有一顿丰盛的晚饭了。

亚西奥·科斯基维奇常坐的椅子位于火炉旁边。晚饭后，亚西奥坐到椅子上，第一次把孩子从头到脚认真打量了一番。他张开手指，托住小婴儿软弱无力的脑袋，把小家伙在两个胳肢窝之间倒来倒去，用猎人式的目光仔细查看着。这孩子有一双漂亮的、无神的、蓝色的眼睛，若不是如此，他的脸长得相当难看，他嘴里没有牙齿，脸皮皱皱巴巴。亚西奥的目光扫过瘦弱的小躯干时，不知什么东西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皱了皱眉，用两只大拇指搓了搓孩子细嫩的胸脯。

“你注意到这个了吗，婆子？”说完，亚西奥用手指戳了戳孩子的肋巴骨。“这小杂种只有一个奶头！”

他老婆不禁也皱起了眉头，用一只大拇指在孩子的皮肤上搓起来，好像少了的器官能奇迹般搓出来似的。丈夫是对的：左边那个毫无血色的奶头看得清清楚楚，可右边那个应该和左边对称的影子在哪里？孩子整个右半边胸脯的皮肤是平滑的。

女人的迷信一下子调动起来了。“他是上帝送给我们的，”她提高嗓音说，“看看他身上的记号就知道了。”

男人生气地把孩子甩给女人，说：“你真是个大傻蛋，婆子。这孩子是个血管里流着脏血的男人送给他亲妈的。”说着，他还往火里啐了口唾沫，足以证明他对这孩子父母的鄙视。“不管怎么

说，我敢用一个土豆打赌，这小杂种活不过今晚。”

亚西奥·科斯基维奇觉得，这孩子能不能活下去，还不如一个土豆来得重要。从本质上说，他并不是心肠狠硬的男人，问题是，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，多一张吃饭的嘴，他的麻烦肯定会多些；然而，他无权过问这孩子的到来是不是天意。他不再想孩子的事。他坐在火边，沉入了梦乡。

§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就连亚西奥·科斯基维奇也开始相信，这孩子能活下去。要是亚西奥真喜欢打赌，他肯定输掉一个土豆了。大儿子弗兰克——就是先前说的小猎人——从男爵的林子里捡回一些木头，给这孩子做了个小床。弗洛伦蒂娜从自己的旧衣服上剪下几块布，给这孩子缝了几件用不同颜色的布片缀成的小衣裳。如果这家人懂得“小丑”一词的含意，他们肯定会把这孩子称作小丑。实际上，几个月来，全家人争论最多的是，究竟该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。唯独父亲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意见。最后，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，给这孩子起名叫弗洛戴克。

做出决定的头一个礼拜天，这家人在男爵广袤的领地上的小礼拜堂里为这孩子施了洗礼，这孩子从此就叫弗洛戴克·科斯基维奇了。母亲感谢上帝赐给这孩子生命，父亲只好自认倒霉，又多了张吃饭的嘴。

当天夜里，为庆祝这一时刻的来临，全家人开了个小型宴会，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礼物：他们从男爵的领地上逮住一只鹅。全家人开心地大吃了一顿。